

民国报纸的那些绝妙标题

刘继兴

“看书先看皮,看报先看题”,“题好一半文”,读者打开报纸,要看什么,先看什么,取决于标题。旧中国的老报人对标题制作非常重视,有不少神来之笔。

上世纪30年代,何应钦任湖南省代省长,一年清明节去岳麓山扫墓。官方要求各报及时刊发新闻,指令标题为《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其母之墓》。翌日,某报却把标题改为《何省长昨日去岳麓山扫他妈的墓》。

也是上世纪30年代的一天上午,丰子恺翻开上海的《新闻报》,一篇题为《丰子恺画画不要脸》的文章赫然入目。他大吃一惊,待他看完全文,继而发出会心的微笑。原来,有人在针对丰先生的《乡村学校的音乐课》一画进行评论,画中孩子们一个个张大了嘴巴,跟着拉二胡的先生唱歌。虽然画面上的人物没有眼睛和鼻子,但从他们扬着头,张着嘴的神态中,仍能体会出他们沉浸于唱歌而带来的欢乐中。

抗战时期,陪都重庆物价暴涨、产品偷工减料,连烧饼、油条也纷纷涨价。《新民报》编辑程大千将一条物价飞涨的新闻,仿宋词佳句“流光容易把人抛,红了樱桃,绿了芭蕉”,拟了一条标题:“物价容易把人抛,薄了烧饼,瘦了油条”。

1947年,金元券大贬值,民不聊生,工薪阶层苦不堪言。武汉《大刚报》曾在头版头条刊出大字标题:

公务人员不是东西(主)
是东西也应当涨价!(副)

1947年5月8日,《文汇报》把国民党政府查禁《窃国大盗袁世凯》一书,四川省府购买《伟大的蒋主席》一书配发给公职人员这两条消息合在一起编发,加了这样的标题:“袁世凯》要查禁《蒋主席》必须读”。

解放战争时期,湘鄂的国民党报纸常刊登贺龙被活捉枪毙的消息。一天,某报又受命刊登这一“新闻”,原标题为“匪首贺龙昨被活捉枪毙”。结果,出报时,变成“匪首贺龙昨又被活捉枪毙”。

国统区的一家报纸,对蒋介石频繁打内战深感不满,刊登了题为《战而时习之,不亦乐乎?》的文章,竟一周内被停刊两次。另一家报纸对此愤愤不平,特意发消息以声援同行:“报而时停之,不亦乐乎!”

在标题制作方面最有成就的当属老报人张友鸾。一次,南京连日阴雨,张友鸾听完气象预报,提笔写出新闻标题:“潇潇雨,犹未歇,说不定,落一月。”《新民报》刊发了一则讽刺国民党官员生活腐化的新闻,张友鸾拟标题为“前方吃紧,后方紧吃”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,群众要求政府抗日,他拟标题为:“国府门前钟声鸣,声声请出兵”。政府为士兵募集冬衣,他题为:“西风紧,战袍单,征人身上寒”。而报道贫富差距,他又取标题叫:“难民不能求一饱,银耳参茸大畅销”。1943年,成都各大、中院校毕业生大都找不到工作,青年学子们怨声载道。《新民报》登载了四川大学通讯员写的一则消息,说该校厕所管道堵塞,不能使用。张友鸾制作了耐人寻味的标题:“川大出路成问题”。川大校长系国民党党部主任黄季陆,阅报大怒,但又无可奈何。

摘自《羊城晚报》

情,只要别叫我碰上,碰上了就别怪我不客气。”何止是不客气,有时还叫人下不来台。他的道理是:就是让你下不来台,否则你是记不住、改不了的。

他下基层考察,结束时,干部开会。参加会议的干部都是捧着稿子念,很乏味,在场的人不是打哈欠,就是抽烟。当一个领导开始发言时,又是念稿子,而且磕磕巴巴,念得很不顺畅,显然稿子不是他写的。谭震林火了,当场打断这位领导的发言,问道:“你的稿子是谁写的?”被问者只好说是别人替写的。“那今天是你发言啊,还是别人发言?”说完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讲稿,说:“我都不像你,三页半的稿子,还让秘书起草。”他站起来,巡视了一圈会场,当场对这些干部批评道:“官,越当越懒!讲十几分钟的话,都要别人替写。这不脱离实际才怪!今后你们要是再让别人写稿子,就是不称职!”

因为对那些官僚主义的倾向和问题,从不客气,从不留情。于是他便得了一个外号——“谭大炮”。

摘自《特别文摘》

苏联磨砺蒋经国

林东林

史书里写帝王相貌,每有附会,必称贵不可言,“奇骨贯顶”、“河日海口”。

见过一张蒋家一门三父子的照片,蒋介石一身戎装,刚毅飒然;二公子也是戎装,英武挺拔;长公子则一身中山装,眉目平庸,混然众人,怎么看都貌似领袖。

天庭饱满面如满月,从来被认为是贵相,实不知,浑不起眼才是最好的保护色。

苏联12年的冰霜岁月,终于让蒋经国知道什么叫藏锋不露,什么叫绝地坚忍。

1937年蒋经国从苏联回国之后,蒋介石安排徐道邻为其老师,从思想上为其折枝创根,剔马列主义,植三民主义,一改浪漫情思,修传统之学,但是洗脸真的就能洗干净么?

此后蒋经国赣南新政、东北接收、上海打虎,铁腕、铁律、铁面,处处是共产党人手段。虽说打虎还要亲兄弟,但是上阵父子兵的蒋氏父子,却一个热血盈身,一个投鼠忌器。

蒋经国饶是得了苏联和共产党的方法论,却也难脱子承父道的中国传统。

但苏联于他,亦到底扮演了教父一角。1949年后,国民党在台“戒严”统治40年,“恐共”与“清共”,使南京的雨花台,一时换成台北的马场町,蒋经国作为幕后最大黑手,领教过共产党的厉害,其所作所为,出

发点在于苏联记忆,落脚点则在于苏联训练。

蒋经国回国之后施身手于特务,与其说是以苏联为师,倒不如说是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道,挤垮毛人凤,操控彭孟緜,整治吴国楨,清算孙立人,捎带衣复恩,表面无声无息,内里却已山海变色,何等的苏联风范?

他的多疑,除了子承父血的基因外,更兼苏联12年的人质外因,令其性格内功愈加深藏不露。无怪乎连许信良面见蒋经国,长谈几个小时,竟不知对方心中所想何事。

苏联12年,读书、流放、充军、做工、读军校,蒋经国亲身经历了斯大林的改革,也亲自下过农田,做过苦工,锤过铁板,讨过饭,他身上除中国传统旧礼教的光辉外,更显逆境中的底层本色,《蒋经国传》的作者陶涵因之说“他的亲民态度,得益于在苏联12年的经历”。

60岁后,蒋经国短衣草履,寻访民间。饿了,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个盒饭就吃;渴了,可以打开水龙头就喝。身段放低至如此,这绝不是他那优渥有余的父亲可堪比的!

到了1984年10月,写蒋经国前半生的江南,在美国遇害,牺牲了自己的后半生。

但这却让蒋经国开始另有所思,对异议人士控管也更宽松。两年后民进党成立,特务欲抓人,蒋经国未准,只说了一句话:“使用权力容易,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

用它。”

靠特务系统起家,靠家族承继登基的蒋经国,一如陶涵语“深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,但并没有被斯大林主义洗脑”,在铁血政治之后,于弥留残年洗尽铅华,终于还要以颜色了。

他第一次去美国回来,就跟随员说,美国的民主真好!此后便开放报禁,一夜间台湾冒出2000多家媒体。他能以美国亲身之行体味民主,丝毫不亚于托克维尔,更因此检视少年的苏俄经历和中国传统政治的阴暗复杂,幡然更张,虽说从良迟来,但也算功德圆满了。

美式民主与俄式恐怖统治,在蒋经国身上竟冰炭共存,共冶一炉,一枝并开两色花。中国政治百年难遇的蒋经国,到底是叛徒、信徒还是使徒?是贼人、伟人还是凡人?

犹记一年前,我寓居沪上,夜半在旧书摊淘得江南的《蒋经国传》,窗内细读,蒋经国亦好亦恶的形象,一次次浮现在我眼前,而此时距其“黑面打虎”,却已过去60多年了。

1987年12月25日上午,蒋经国坐着轮椅参加“行宪四十周年纪念”典礼。当他开始致词几句后,11个民进党的“国大代表”,突然站起来高喊“全面改选”,还打出要求全面改选的字条。部属要严厉还击,却被蒋经国制止了——他是完全有这个能力还击的。

我在纪录片里看到的画面是:台上老人固是神思昏昧,气力不继;台下旧部也皆老态龙钟,毫耄蹒跚。望来一片华发,只觉残阳如血,无限江山,强人终于开始学会妥协了。

摘自《新民周刊》

谭震林的脾气

李晓峰

对谭震林的脾气,陈毅元帅曾经说过:“他若朝你发脾气,你可能受不了。可是一转身呢,他又在说你的好极了……”这是指谭震林批评人时,叫被批评者下不了台、无地自容、难以忍受,但过后不记账,从不背后给人穿小鞋。

一个人发脾气的时候,正是他个性表现最充分的时候。谭震林的许多老部下仍记得谭震林在第二次涟水保卫战前后,大发脾气。

提起那次战役,许多人都说:“那场仗打得很凶的呀!”建国后曾任福建省委书记的项南,在这次战役中任民力动员指挥部的主任。一天下午,他正在涟水的河边指挥架桥。由于敌人刚把桥炸断,修复也刚刚开始,聚集在河边的人越来越多。忽然通信员骑急马跑过来,只对项南说了一句:“司令员的。”项南接过信,打开一

看,只有一行字:“今晚不把桥架好就枪毙你!”项南知道司令员这道命令的分量,组织大家齐心协力把桥架好。谭震林来视察,对架桥工作感到很满意,可当他来到河边,看到河边的队伍乱成一团,人马、辎重、伤员、民夫,嘈嘈杂杂,有的队伍还为过河发生争吵。

谭震林脸色铁青:“哪里是在打仗,简直像搬家!”

他朝伤员的担架走去。果然,担架上有许多零碎的坛坛罐罐。谭震林立定,对身后的参谋说:“派几个兵,把担架上的夜壶一类的东西,统统给我打掉!”

正因为他脾气大,有的干部很怕他。他的夫人也曾劝过他:“你能不能脾气小点,别管那么多闲事?”

他则理直气壮地回答:“怎么是闲事?该管的,就是要管。这种事

ZHENGZHOU DAILY

编辑 李昆霞 电话 67655539 E-mail:zwbwh1616@sina.com

你是我的长篇小说

潘向黎

我的朋友,你是我的长篇小说。其实我们一直在互相阅读,许多年了。这几年的好小说实在太少,或者是适合我们的实在太少,所以我们就越来越去少分析作品,越来越多地分析人,所有熟悉的人,包括自己。

一次,你说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能和一个与我毫不相类的人来往多年,我想了想,承认自己并不喜欢那个人。但是,我们有时会莫名其妙地关注一个人,好比我们读一本小说,也许并不喜欢,但只要它在情节、思想、文采、气势、氛围等等有一点吸引我们或者激起了我们的好奇,我们就会耗费时间去读它。不是吗?

人比所有的书都精彩,人是最好的长篇小说。活生生的个性、语言、动作、神态,还有瞬息万变、目不暇接、难以言传的展开,无法预料、风云变幻又水到渠成的结局……使人兴奋、悲哀、凄凉、喜悦、气愤、拍案叫绝、回味无穷……作家写小说真能“源于生活,高于生活”?我有这些怀疑。那么丰富、微妙的模糊性,真是太让人着迷又太让人束手无策了!要如何柔软、细密、富于弹性的思维

之网,才能将“人”的全部真实囊括进去呢?

人是最好的长篇小说,其魅力比单纯的阅读要大百倍。

你把别人当成小说来读,别人也在读你;你是别人的镜子,别人也是你的镜子。

读一个人久了,回顾一下几年、几十年前的形象,设想几年、几十年后的模样,苍凉、温馨、感动,如烟似雾地笼罩着“人物”,渗透了你自己许多年的沧桑。那种况味与分析纸上的人物不可同日而语。

读者的魅力还在于,被读的“书”是活的。

当我们读书时,我们会毫无顾忌地表现自己的心情,皱眉、叹气、微笑、哭泣,因为我们不必设防,毫无顾忌。可是读人时就不一样了,我们必须考虑自己的流露对被读的人的影响,如果不加约束,你会不知不觉地投入其中,由阅读变为参与写作。

你会情不自禁地出谋划策,忧心忡忡,总之你想影响别人,改变正在展开的情节——而且你真的可能做到。

对人的阅读可能因读者而改变情节,这是对书的阅读中所没有的乐趣与危险。

一个朋友曾说我有单纯的本质,却涂抹了一些杂七杂八的颜色,“也许是你以为涂抹了就安全了”,他说。他是一个画家。

他最近又说了一句十分专业的评语:“你是一个聪明的人,但你身上有一种东西,在解构你的聪明。”

不能不为他的评语而叫绝——真是将人当书来读啊。

而我对他的评价则是:“你是一个很好的故事,总叫人不断猜测此后的情节,又总猜不出。”

我们是不是在通俗意义上互相喜欢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我们互为文本,我们对彼此有阅读和分析的兴趣,还有一定程度上的共鸣甚至欣赏,这就足够了——还需要什么呢?

我不知道我们这样的态度是否有些消极或冷血。但是,是什么搅乱了朴素而清澈的海?是谁在扬起满天风沙?而我们不哭不笑,我们只求把这纷扰人间看个明白、真切。因此我和你站成了彼此的风景,遥遥相对。

但愿所有的长篇小说都精彩,不枉我们一生的阅读。

但愿你我也精彩,不让读我们的人失望。

摘自《北方新报》

莲子的苦涩,也似乎为这份灵性增加了一道诠释。在所有美好的事物背后,都有一颗苦涩的心在默默地期待者,盼望着。正因为这苦涩,甜蜜才有了可以着落的港湾,梦想才得以起航。“断无蜂蝶慕幽香,红衣脱尽芳心苦”,“看新荷,泛水学人愁,心常卷”。莲与人是多么的相通呀?

莲是一座桥,通向人,通向物,通向佛。对我们来说,莲可以意味着爱人,意味着美好。但是,当我们放眼更加辽阔的宇宙天地,你就会发现,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,哪一样又不是莲花?

在我的眼睛里,太阳是一朵莲花,月亮是一朵莲花,每颗星星,每盏明灯,每双眼睛,每个一闪而过的善意的念头,每句温暖的问候,每一丝丝微的关怀都是一朵清新的、温馨的莲花。

纵使世界上所有的花朵都已经消逝,莲花不会。因为,莲花的根在我们的血液深处。

摘自《今晚报》

每日一讪

罗西

大学时代的我跟土鳖似的,从来不敢主动与人打招呼,怕一说话就露怯。后来,参加学校社团组织的勤工俭学活动,混在一堆同学里面卖报纸卖面包,我基本从头到尾都站在路边发呆,一脸苦脸,一声不敢吆喝,一天下来,血本无归。毕业后,一位老师在毕业纪念册上给我留言:“毕业了,你还有一门能力挂科——搭讪!”

我也意识到这个问题,走进社会后,便开始刻意大声地跟人打招呼,继而扩大战线,严格要求自己每天必须完成一定的搭讪量,主动和陌生人说话。最初,我只找年长的人做实验,台词无比八卦老套:“大爷,吃了没?”渐渐尝到甜头,胆子大了,信心也有了,我便开始面向广大异性搭讪,措辞越来越精到独特。比如,普通男士赞美女性,通常只会语言贫乏地说“你很美”。我换了一个词,说:“你很风雅。”还自费掏出100元人民币狂追一个陌生美女:“请问是你掉的吗?”从此,我在人际交往上如鱼得水。

搭讪绝对是一种需要勤加修炼的能力,我们已经渐渐颠覆“不要和

陌生人说话”的传统。“同学,我忘了带钱包,你可以借我5元钱买碗面吗?这是我的学生证,押在你这儿都行,只是照片不如本人帅。”面对如此真挚直白的搭讪,你忍心拒绝吗?更聪明的男生还会补充一句:“不如你借我10元钱吧,我想请你吃一碗。”如今,搭讪已不是男孩专利,搭讪女郎也大胆上马。我的一位女友柳三妹就戏言:“我决定要‘日行一讪’,否则怎么追到白马王子呀!”伊能静也说:“搭讪是一门城市生活艺术,女生没有搭讪的智慧,到哪里去成就所谓的一见钟情呢?”

据我观察,每个受欢迎的男人,都有一套独特的搭讪用语,以备不时之需。例如《老友记》里的万人迷Joey,就只靠一句“How are you doing”行走江湖多年。经过多年历练,我的搭讪口头禅越来越丰富,从“你很像我过去的一位好朋友”,升级到“我手机死机了,麻烦你帮忙拨打一下我的号码……通了就好,我不会接的”。这样,我的手机上就会留下对方的电话号码,以后要联系她自然方便多了。

摘自《可乐》

尽,自然返回,为何一定要见他呢?”

东晋政治家温峤年轻时,好和闲人玩骰子赌博,经常输得一塌糊涂,无法脱身。有一次,他输得很惨,连家都回不去了,就在赌屋大叫他的好朋友庾亮:“你赶紧来赎我呀!”庾亮也不多说,马上给他送去赌金,温峤这才得以脱身。如此的事屡屡发生,而庾亮每次都如救星般从天而降。

朋友要放在心上,却也少不了常常来往的互动。在如今我们生活着的世界,城市越来越大,交往越来越少。“君子之交淡如水”渐成人们自我安慰的理由。殊不知,友情就像牛奶,挤得太勤,很快就无奶可挤。挤得太少,难免牛怒奶酸。一段深厚的友情,既需要别无所求的清高,也少不了你来我往的热络。

美国诗人赫巴德曾说:“一个不是我们所求的朋友,才是真正的朋友。”发自内心的彼此关切与相互理解,才是最高贵的友情。

摘自《文苑》

美文闲读

高贵的友情

陈昂

我们平日总把“朋友”挂在嘴边,朋友如醇酒,味浓而易醉;朋友如秋雨,细腻而满怀诗意。朋友把关心放在心里,把关注藏在眼底;朋友未必常常联系,但却不会忘记。

朋友真要细分,有许多种。清人张潮在《幽梦影》中曾经说过:上元须酌豪友;端午须酌丽友;七夕须酌韵友;中秋须酌淡友;重九须酌逸友。和渊博的朋友对话,如同阅读一本好书;留下的是荡气回肠的回忆;与风雅的朋友相聚,如同欣赏名人的诗文,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收获;与幽默的朋友聊天,如同读一部传奇小说,收获了难以忘怀的精彩。

友情如沙,握得越紧,它流失得越快。真正醇厚的友情,不必握得很紧,却自始至终一如既往。

我们总说“经营友情”,须知真正的经营,不需用心,只需用心;不需用心,只需用情。

世人交友,纷繁复杂。很多时候我们发现,主导友情的其实不是情谊本身,而是其中的杂质。人们将钱财和色相掺入友情之中,这样去交往常常不可靠。随着财富、权利、美色的消逝,友情也往往不知所终。正如古人所说:“以财交者,才尽则交绝;以色交者,华落而爱渝。”

东晋王徽之在山阴隐居,一夜正逢大雪,忽忆起身在外地的好友戴安道,于是不顾下雪的深夜,兴冲冲地乘小船前去拜访。船行了一夜,刚到戴家门,王徽之却又转身返回。别人问他为什么,他只说:“我本来是乘着兴致前往,兴致已